詩毛氏學

詩毛氏學三

國風三

邶詩譜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旣殺武庚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姜炳璋曰詩有作於衛人而鄘人傳之者亦有事在鄘地而邶人詠之者况詩多擬作非必自爲劉氏瑾云大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其說是也○胡曰說文

鄘故商邑自河內朝歌以北今河南衛輝府府東北有故鄘城滑縣東南有鄘水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孔曰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至貞伯凡六世頃侯立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祖按變風始於柏舟刺仁人不遇然則君子小人之進退國家廢興之所由也讀此序者可以觀矣

汎音泛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興也汎汎流貌陳曰汎猶汎汎也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鄭曰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耿耿猶儆儆也廣雅耿耿警也警不安也隱痛也韓詩作殷○說文慇痛也非我無酒可

以敖遊忘憂也陳曰敖遊連文成義以字語助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蘇路反逢彼之怒

鑒所以察形也陳曰釋文作監周禮注監鏡屬茹度也釋言文○昶按鑒能察形我心以憂故不能察彼之情而遭其怒據依也彼彼兄弟○昶按此卽序所云在側之小人也姚永樸說周諸國大夫同姓爲多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棣棣徒帝反不可選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劉向曰言不失己也○鄭曰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君子望之儼然可畏孔曰釋經之威禮容俯仰各有

宜耳孔曰釋經之儀棣棣富而閑習也陳曰新書云棣棣富也閑當作閑閑古嫻字物有其容文左傳不可數也方苞曰左傳鉞懼選於寡君注選數也懼數其罪也○昶按賈誼新書云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賈釋詩與左傳北宮文子之釋詩同皆與毛合蓋此承上章而言終不以逢怒之故自貶其節內則秉性堅正而不可移外則威儀嚴整而不可犯仁人之不遇以此儒行稱君子之剛毅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傳云不可數卽本戴記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

慍怒也怒當作怨文選注引毛傳不誤悄悄憂貌荀子釋詩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君側者也閔病釋詁文○王安石曰小人得志則讒

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其日既多不少者著小人之衆也　靜安也說文作竫竫靜通　辟拊心也釋訓文○說文引詩作晤辟玉篇作寤擗　摽拊心貌陳曰說文擊也故傳爲形容拊心之貌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曰居諸語助皆不爲義○釋文引韓詩迭作臷云常也○范家相詩瀋云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　如衣之不澣矣衵按憂之在心如衣之有垢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說文引詩云奮翬也又曰翬大飛也○鄭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孔曰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箴膏肓云楚是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鄭注論語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孔叢子云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馬端臨曰劉向列女傳以此詩爲衛宣夫人自誓而作然向上封事論宏顯傾陷正人引詩慍于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正合毛序之義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興也綠閒色黃正色孔曰正色之黃反爲裏而隱以疏興妾蒙寵而顯正適夫人反見微而憂雖欲止何時能止也謝枋得曰適妾易位尊卑不明莊姜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上曰衣下曰裳孔曰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〇鄭曰亡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怡兮

綠末也絲本也鄭曰先染絲後制衣〇杺按釋文引崔靈恩云女毛如字古者女子各衣其夫故曰女所治前二章責綠衣之上僭此章又言此綠衣其本質固絲也至染以間色而制爲衣則女之所治爲者使能如古人表裏上下不倒置則無過矣俾使釋詁文訧過也陳曰尤訧義同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不犯卽詩無訧之義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古音方凡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淒寒風也鄭曰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朱曰思古人之善處者真能得我心之所求也〇陳櫟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

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錢澄之曰戴嬀大歸於陳未幾石碏令其子石厚從州吁朝陳因使人涖殺州吁於陳蓋嬀歸陳而碏之計始定謀始成州吁不忌陳並不忌嬀可謂至愚而嬀之智可謂深且密矣觀姜稱數不置其同仇報國之意隱然言外○陳曰莊姜適夫人戴嬀雖子貴猶稱妾視州吁之母身爲賤妾而上僭夫人逆禮甚矣詩之義春秋之義也

燕燕于飛差 楚佳反 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古音神與反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鳦也 孔曰釋鳥巂周燕燕鳦舍人云巂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云一名玄鳥今之燕古人

重言之漢童謠云燕燕尾涎涎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鄭曰謂舒張其尾翼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陳曰之夫家曰歸之母家亦曰歸遠送過禮鄭曰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今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于於也陳曰釋于野之于與于歸不同于歸往歸于野於野也郊外曰野陳曰猶不越境瞻視也釋詁文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陳漢章曰說文頡訓直項又頏訓直項莽頏兒頏即頏凡鳥飛而上下無不直其項者故許書不鳥飛上翔至鳥飛從高下至地皆象形爾雅鳥曰臭注張兩翅劉聘君說論語三嗅而作當作臭孟蜀石經作戛戛臭頡聲皆相近則飛而上之頡即色斯之舉飛而下之頏即翔而後集之翔翔頏頏亦同部字也爾雅亢鳥嚨舍人注亢鳥高飛嚨嚨財可見也是仍釋嚨

之見於鳥飛時卽下飛亦可見以飛時皆直項耳不謂亢爲飛而上也將行也胡曰曡韻取義○陳曰說文𨒪行貌將古𨒪字上言遠送此言遠行下又言其所歸之地佇立久立也釋詁佇久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古乃林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陳曰衛今淇縣陳今陳州府衛至陳五百里而遙

仲氏任只入林反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仲戴嬀字也孔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任大釋詁壬大也○孔曰言仲

氏有大塞瘞釋文瘞崔集注本作實○馬曰塞者寒德行也塞瘞之假借說文寒實也玉篇引詩作寒淵

淵深孔曰其心誠實而深遠也惠順釋言文○陳曰終猶既也勗勉也釋詁文○鄭曰寡人莊姜自謂○楊時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終溫且惠矣○和按史記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與陳侯共謀殺州吁觀秉心塞淵及先君之思諸語似仲氏之歸誠有討賊之密謀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胡曰列女傳以衛定姜子死其婦歸定姜送之而作其時定公尚在不得稱先君惟毛序與左傳合○和按比也以兩燕之差池上下比二人不能離者而竟離也邶風終於二子乘舟宣公時詩鄘終於載馳戴公時衛終於木瓜文公時文公以後無詩定公爲文公曾孫此詩必非定姜作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

君以致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逝逮釋言作遾逝與遾噬並通古故鄭曰是人謂莊公○孔曰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是其常道今莊公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胡何廣雅同定止也釋詁文○孔曰左傳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注完雖爲莊姜子之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馬曰寧猶乃也寧乃一聲之轉鄭訓爲曾曾亦乃也孟子趙岐注何曾猶何乃也○昶按既遭州吁之難追溯亂源以爲衞禍之無定止乃由於己之不見答而反復自咎其不我顧者何也所以異於後世之宮怨者在此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莫究反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許究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博究反

冒覆也鄭曰覆猶照臨也不及我以相好陳曰韓詩逝及也及與逮同義逝不爲不及此倒文盡婦道而不得報陳曰報卽答也傳云盡婦道補明經義而以益著其傷己之情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始月盛皆出東方昶按此言日月當明盛之時尤宜照察也音聲良善也胡曰德有凶有吉鶡冠子云德音也者所謂聲也但以德音爲聲與毛傳不更詁德字者合可忘言何時能定而使我可忘其憂○昶按德音猶云心聲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鄭曰畜養也卒終也○朱曰歎父母養我之不終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情也 述循也

鄭曰不循禮也○惠棟曰士喪禮注述循也古文述皆作術○昶按循猶順也當乎禮則順矣

日月四章章六句 昶按言日月者非以爲興呼而愬之蓋賦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 浪笑敖五報反 中心是悼

興也 鄭曰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息 終日風爲終風 昶按猶言極風 暴疾也 鄭曰既竟曰風矣而又暴疾 孔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爲暴 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

爲風之暴疾故云疾也笑侮之也言戲謔不敬鄭曰傷其如是然而已不得而正之○馬曰爾雅謔浪笑敖戲謔也四者皆爲戲謔浪謂放浪韓詩云起也放浪則意氣高起

終風且霾士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釋天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言時有順心也胡曰州吁弒君篡國自知爲臣民所不容故亦時託君母以自重然即其時有順心而來亦不得謂其以子道事己此皆決絶之語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鄭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竹利反

陰而風曰曀釋天文○鄭曰有又也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呂曰不旋日而又曀○陳曰釋名曀翳也嚏跲也馬曰考槃獨寐寤言傳云覺而有言此當同訓嚏當從王肅本作疐爾雅

疐跲也說文疐礙不行也中庸言前定則不跲跲蓋躓礙難言之貌

曀曀其陰虺虺虛鬼反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胡危反

如常陰曀曀然說文引作壇壇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孔曰以與州吁之暴如是懷傷也陳啓源曰傷己者傷己之不能正州吁○硃按此左傳所謂莊姜惡之也不言不可欲言又復止徒自傷耳

終風四章章四句硃按衛弒君之禍由於并后四適錄莊姜詩三篇著亂本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伐鄭在魯隱四年

擊鼓其鏜叶當反踊躍用兵古音必良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音杭

鏜然擊鼓聲也說文引作鼞使衆皆踊躍用兵也曾鞏曰其與師非出於不得已人所甚憚者州吁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

漕魏邑也鄭曰此言衆人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陳曰漕今衛輝府滑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鄭曰子仲字也平陳於宋鄭曰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陳曰於字釋經與字與者及也爲從同之詞今用兵伐鄭宋爲盟主陳屬於宋不從同也讀與爲於其義憭矣

憂心沖沖然鄭曰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音姥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音戶

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嚴粲曰爰發語詞山木曰林鄭曰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朱曰見其失伍離次無鬬志也○昶按序云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無禮故軍行無紀律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古音魯吼反

契闊勤苦也胡曰契契寤歎傳契契勤苦也契闊雙聲字又作挈作絜爾雅注絜苦也說數也馬曰說文數計也謂預有成計猶言有成約也偕俱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音申

不與我生活也呂曰言始欲死生勤苦共者今乃不得相依以生○胡曰闊字不別訓蓋即承上契闊之義凡雙聲取義者單言之訓亦可通洵遠馬曰韓詩作夐洵即夐之假借信極

也孔曰信古伸字卽終極之義○禪按此歎南行之負遠將死而不得至左傳州吁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不我活不我極故有叛離之思

擊鼓五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凱開在反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鄭曰欲去嫁也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孔曰此母有欲嫁之志孝子自責毋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母心○閻若璩曰成志成其母守節之志○陳啓源曰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辭後世騷賦及樂府猶然此詩若七子自作是暴揚其親之過安得爲孝○禪按序言衛之淫風流行見當時政教失俗敗壞其所由來者遠矣而凱風之母獨能止乎禮義故孟子以爲過小

凱風自南乃林反吹彼棘居力反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其俱反

勞

興也鄭曰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樂夏之長養孔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愷樂也棘心難長養者馬曰釋名心纖也棘初生先見尖刺尖刺即心心即纖小之義故難長養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釋詁病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薪其成就者胡曰凡木心堅者最難長自萌芽以至盛大其久可知故以爲母氏劬勞之興聖叡也逸周書云叡聖也○鄭曰令善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音戶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邑也胡曰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

謂爰有寒泉也濮陽今直隸開州是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鄭曰爰曰也曰有寒泉浸潤之使浚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好貌韓詩作簡簡○鄭曰睍睆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慰安也胡曰大戴禮子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此謂為人子者義當歸過於己

凱風四章章四句祖按雖極亂之世天理民彝終不容泯滅故錄詩者亟存凱風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鄭曰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姜炳璋曰隱四年宣公即位明年衛入郕又與宋入鄭伐戴瓦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既為鄭敗又與齊鄭伐魯魯桓求好待於桃丘弗遇卒來戰於郎前後以兵為戲故詩人託為大夫

久役室家思念之
辭因以刺宣公也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陳曰左傳杜注洩洩舒散也洩即泄字○衵按禽鳥聚處雌飛則雄亦繼飛此反興君子之懷安不去詒遺釋言文伊維鄭曰伊當作緊緊猶是也○衵按伊緊維皆語詞也阻難也釋言文○鄭曰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胡曰趙宣子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太史書其弒君而引此詩以自詒其意自當以懷爲安杜注言人多所懷念則自遺憂與箋義合○衵按我者婦人我君子也仕於亂朝致此艱苦第三章承此刺大夫久役男女怨曠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釋詁文○衵按鳥之飛鳴上下呼其侶也以興人之有心亦欲相告語第四章承此言誠

哉其為在位之君子則我欲告之以德行刺不恤國事軍旅數起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音釐

瞻視也鄭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音杭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李閎祖曰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臧善也釋詁文○朱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范處義曰謂爾諸大夫不知何者為德行苟無忮害貪求之心則何所用而非善不敢斥其君詩人之忠厚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薄交反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鄭曰夫人夷姜○孔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爲公所要故有魚網羅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求宣公故曰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興也匏謂之瓠陳曰一物異名匏葉苦不可食也孔曰匏少時可爲羹故曰幡幡匏葉采之亨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曰苦葉○朱曰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祁按國語晉叔嚮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朱子說匏以渡水本此不材即傳所謂不可食也濟渡也釋言文○胡曰濟津渡也渡水謂之濟因而所從渡處亦謂之濟水經注云名其津爲君子濟由膝以上爲涉釋水文○鄭曰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祁按涉水其大名也析言之則淺曰揭深曰涉再深曰厲

以衣涉水爲厲釋水文謂由帶以上也和按爾雅旣曰以衣涉水爲厲又曰由帶以上爲厲一主涉之事言一主水之深淺言傳合言之揭褰衣也釋水揭揭衣也又曰由膝以下爲揭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和按宣公烝於夷姜由於不度名分上下而妄行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顧炎武曰以水反充文鷕从鳥唯聲雉鳴濟盈不濡軌古音九雉鳴求其牡莫九反

瀰深水也說文水滿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和按此探下不濡軌爲說水滿人不可涉車亦不可行須待舟矣故曰人之所難鷕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

瀜按猶言禮義之所不可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胡曰與序相應正與左傳合

濡漬也由輈以上為軌釋文軌謂車轊頭也○羅中行曰韻會車軸謂轊頭也轊即車頭之端貫轂者○王念孫曰傳輈本作軸古輈軸同聲故誤軌上當有濡字○瀜按車行水則濡軌人知其難而不行故不濡軌矣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孔曰此定例耳若散則通鄭志云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為喻○瀜按人於萬不可行之事知之未有敢行者涉水其明驗也若禽獸所知有限但求牝牡之欲且有非類而相交者徒以不知禮義耳此言宣公有禽獸之行無人道也

雝雝鳴鴈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雝鴈聲和也釋訓雝雝和也納采用鴈士昏禮文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鄭曰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陳

曰日始出詁經旭字說文旭日日出貌所日將出也迨及泮散也鄭曰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親迎也○陳曰大戴禮孟春冰泮發蟄月令謂之解凍冰未判猶在解凍前也荀子云霜降逆女冰判殺止毛氏親業荀門故其說嫁娶時與荀同○祁按此章承雉鳴求其牡而進言之以謂雉不足道獨不有雝雝之鳴鴈乎士之昏禮且象義焉是宣公之行又禽鳥之不若

招招照遙反舟子人涉卬五郎反否房以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音以

招招號召之貌韓詩聲也舟子舟人主濟渡者鄭曰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卬我也釋詁文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陳漢章曰需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傳用易義○祁按此章又承濟

盈不濡軌而進言之以謂當水盛時固不敢以車涉矣卽有舟子相招猶必有所待而後進何則彼知冒險而行有陷溺之患也若禮義之防則不顧廉恥而潰之可謂惑矣其後夷姜卒致縊死詩言固如龜鑑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祖按此詩興義深微故毛公傳之獨詳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曰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方凡反以陰以雨黽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家室成家室成而繼嗣生言黽勉者

思與君子同心也鄭曰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非夫婦之宜○陳曰黽勉雙聲連緜字韓詩作密勿爾雅蠠没勉也蠠古蜜字蠠没卽密勿葑須也胡曰爾雅須葑從說文葑須從一物三名古今方俗語異耳絫呼之曰須從曰葑從單呼之則曰葑曰從菲芴也釋草文○鄭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並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胡曰蕪菁根莖惟秋冬可食故云有美時有惡時矣下體根莖也陳曰左傳引此詩而釋之曰君取節焉可也春秋繁露云取其一美不盡其失亦引此詩坊記注言人之交當取一善義並同也○祖按德音謂初昏時約誓心腹之言卽所云與子同死是也今則生相違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遲遲舒行貌說文引詩云徐行違離也陳曰離憂也心中有離憂之思故遲遲然舒行畿門內也何楷曰言汝與我訣別卽不可望其遠獨不可近相送一至於畿乎奈何其不一顧也○陳曰畿讀爲機呂覽注蹶機門內之位也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過蹶機之謂說苑云正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單言機絫言蹶機作蹶者字之誤廣雅橜機閾朱也朱與闑同荼苦菜也釋草文○鄭曰荼誠苦矣君子於己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則甘如薺○陳曰繁露云薺以冬美宴安也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曰禹貢涇屬渭汭注云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漢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賦清渭濁涇是也○朱右曾曰涇水出甘肅平涼府幵頭山至陝西高陵縣入

渭渭水出蘭州府鳥鼠山至華陰縣入河○陳曰釋文引說文湜水清見底也止誤作沚說文玉篇白帖集韻類篇引詩皆作止以猶與也涇與渭相入涇自濁耳渭則湜湜然清也與君子雖有新昏之惡而己仍持正自守不納汙垢涇濁喻新昏清渭喻舊室

屑絜也祁按屑絜疊韻絜讀絜長度大之絜不絜不相比列也輕渺之意

逝之也釋詁往也梁魚梁孔曰梁者爲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

笱所以捕魚也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

閱容也鄭曰遑暇恤憂也○陳曰鄭注禮記閱猶容也單言閱彔言容閱孟子作容悅左傳引詩作說杜注言今我不能自容說○祁按禮記國風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任也蓋詩言不暇憂正所以深憂之也故曰終身之任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

舟船也鄭曰方泭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徐幹中論云方之

舟之泳之游之言必濟也有謂富亡謂貧也鄭曰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亡求有○朱曰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不我能慉戚學標曰讀若艱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興也正義作養依釋文及孫毓引傳作興玉篇慉興也○胡曰鄭注禮記興之言喜也爾雅歆喜也興阻難鄭曰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之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昶按難猶拒也育長釋詁文鞫窮也釋言文○昶按長謂長養言昔日育於恐懼育於窮苦之中爲生難故幾至顛覆今既生既育則毒視我

我有旨蓄敕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

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羊至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〡旨美御禦也鄭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洸洸武也韓詩不善之貌潰潰怒也肄勞鄭曰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馬曰爾雅勤勞也郭注引詩作勩肄勩通塈息也王引之曰來詞之是也○陳曰塈猶愒也不與我共此休息序所謂棄其舊室也

谷風六章章六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陳啓源曰狄破黎必是棄而不守黎侯若能自振尚可復興此勸歸之意也後百餘年晉人數赤狄潞氏罪言其奪黎氏地遂滅狄而立黎侯是黎未嘗亡也豈黎侯流寓日久雖無衛援仍自歸其國與則式微一詩有以激之矣○陳曰說文暨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今山西潞安府治此黎侯本國也漢志東郡黎孟康以爲詩黎侯國今大名府開州

地魏郡黎陽晉灼以爲黎山得名今衛輝府濬縣地濬西即開州東此黎侯所寓之地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用釋言文○鄭曰式發聲○微無也馬曰國語王馬曰用亦語詞箋中傳也室多故韋注故猶中露衛邑也馬曰路史帝𠩺有子堯封之於中難也路路露通列女傳引詩正作路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泥中衛邑也馬曰古躬窮通用論語鞠躬聘禮鄭注作鞠窮公羊傳瀦子之爲善也躬言瀦子之爲善其道窮也皆其證泥與坭𡑞並通廣雅坭地名詩出宿于𡑞韓詩作坭儀禮鄭注引作泥泥與𡑞蓋同地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朱曰賦也○昶按姚承樸說列女傳謂黎莊夫人不見納於夫與其傅母作此詩今以魯襄公聞季武子取卞欲毋入榮成伯爲賦式微證之毛序爲確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陳曰寰宇記旄丘在澶州臨河縣東今在開州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朱曰黎臣久寓於衛時節變矣見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前高後下曰旄丘爾雅前高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陳曰誕訓大闊大義相近日月以逝而不我憂鄭曰伯叔字也呼衛之諸臣○胡曰序責衛伯詩不斥君責其臣婉辭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古音几也必有以也

言與仁義也鄭曰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今不行○和按相人偶

為仁故毛以仁義詁與也必以有功德陳曰周禮九命作伯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孔曰玉藻君子狐青裘青蒼色同左傳士蔿賦曰狐裘尨茸杜云尨茸亂貌○祁按言衣狐裘者雜亂朝列莫適為主也不東言不來東也鄭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東○胡曰左傳引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廣雅同無救患恤同也嚴曰衞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己耳不知脣亡齒寒是以有滎澤之敗○陳曰同讀如同盟之同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卽方伯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瑣尾少好之貌馬曰瑣尾同義爾雅瑣瑣小也說文尾微也微亦小也古小與好義近孟

喜易注好小也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陳曰爾雅鳥少美而長醜爲鶹鷅郭注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說文鳥少美長醜爲鶹離假借作流離也之子言其少故瑣尾形容其少好之貌

始而愉樂終以微弱孔曰與衛之諸臣無德自將不能常爲樂也褎盛服也陳曰承上狐裘而言褎如卽褎然漢書褎然爲首舉顏注褎盛服貌充耳盛飾也陳曰謂盛服之飾也男子唯緇布冠無笄無瑱其餘冕弁皆有笄有笄則有瑱瑱謂之充耳亦謂之塞耳懸瑱之組謂之紞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陳啓源曰衛不救黎而狄患終及衛宣公時君荒臣惰其勢必趨於亂士黎臣見微知著故以留離喻之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音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姜炳璋曰詩人作此以刺

時君之不用賢非賢者自作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

簡大也釋詁文○馬曰萬爲大舞先略言大以形容之方四方也秝按國語方不順時注方方也四將行也秝按行猶用也以干羽爲萬舞孔曰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陳曰干舞武舞羽舞文舞萬者又兼二舞以爲名也孔仲達引異義公羊說以萬爲羽與公羊傳以萬爲干互相發明用之山川山川上舊衍宗廟二字據陳說刪故言於四方孔曰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法四方爲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餘此以外乃四方也諸侯無嶽瀆之異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爲四方也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王肅曰欲其徧

至○孔曰公羊傳諸侯四佾則舞者爲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己也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馬曰說文俁大也方言吳大也韓詩作扈檀弓注扈扈謂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宮庭陳曰上言萬舞用之四方下言萬舞用之宮庭傳又申明經義四方爲山川公庭爲宗廟也親猶近也○胡曰爲舞有三然四方及教國子非一時事但言其職業有此當日詩人所見則以在宗廟爲正○袒按獨於宗廟言碩人者此一事乃親見也故下獨承祭宗廟言之

有力如虎執轡悲位反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音翟赫如渥赭音者公言錫爵

組織組也陳曰謂如織組之有經緯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孔曰御治也御衆有文也孔曰御衆似執轡文章似織組言能治衆動於近成

於遠也胡曰呂覽云詩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淮南引詩亦曰動於近成文於遠觀此足知毛傳多本七十子之遺言

籥六孔說文作龠○爾雅釋文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翟翟羽也釋鳥云翟山雉赫赤貌陳曰赫如猶赫赫然渥厚漬也鄭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傳丹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孔曰祭統文彼又云畀與也能以其餘畀於下也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閽者守門之賤者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是也賜見惠不過一散鄭曰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孔曰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力珍反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木名說文木也○釋文一作蓁下溼曰隰苓大苦段曰說文大苦苓也爾雅作蘦沈括曰此乃黃藥乃宜在王室鄭曰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呂曰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惟西周然後有此人物故見碩人而慨然有懷於西周之賢士大夫也○郝按後二句歎昔之美人乃得生於西周之盛世傷今無其遇矣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曰賦也○郝按一章碩人仕於伶官二章仕伶官爲賢者三章思昔之美人言外慨此碩人不能承事王者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鄭曰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

彼諸姬聊與之謀古音媒

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段曰說文泌俠流也毛作毖韓作秘皆借字淇水名也陳曰竹竿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酈道元以泉源為肥泉蓋肥泉上承諸水而流於淇者也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至黎陽入河淇衛水衛女思歸不得是泉水之不如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曰謂姪娣聊願也鄭曰我且欲略與之謀○胡曰願與且義相近古人讀願與甯與與慭皆一聲之轉小爾雅慭願也且也說文甯所願也甯之為願亦聊且之意箋以聊為且正表明毛意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泲地名馬曰泲即濟之或體列女傳文選注引詩並作濟鄭釋楚邱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是衛

地近濟之證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陳曰以始往祭道神曰祖委土爲山依神而祭曰軷取土爲軷謂之犯軷釋奠於軷謂之舍軷古舍釋通凡諸侯女出嫁必有送女之大夫大夫出使其處者設飲餞禮及大夫歸所嫁之女又有甯父母兄弟姑姊之禮此衛女思歸而追念及來嫁時耳禰地名也朱曰泲禰皆自衛來所經之地○徐璈曰韓詩禰作坭坭蓋衛之泥中邑也爾雅水潦所止泥丘釋文泥亦作坭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並釋親文○鄭曰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列女傳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音遐有害

干言所適國郊也馬曰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今屬順德府唐山縣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鄭曰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陳曰說文釭車軸中鐵也舝車軸耑鍵也舝與轄同盛膏於舝中使之滑利又於軸末鍵之是曰舝遄疾臻至並釋詁文瑕遠也陳曰瑕讀爲遐此追念大夫反國時欲與同歸亦不遠害於禮也設想之辭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徂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陳曰肥泉同出喻衛女未嫁異歸喻適異國茲卽滋也須漕衛邑也陳曰水經濟水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詩云思須與曹也須城今在滑縣東南曹漕古今字寫除也陳曰寫除與寫輸同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音根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興也北門背明鄉陰孔曰鄉陰行似仕闇君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陳曰爾雅窶貧也是窶亦貧也傳釋爲無禮者言無以爲禮也無禮由於困財故傳又釋爲貧者困於財語雖分釋義自互明也終猶既也○陳漢章曰說文窶無禮居也潛夫論班祿篇云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乎可爲此傳證○鄭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音滴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適之鄭曰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必來之我○胡曰春秋初衛人從桓王伐鄭春秋末又爲敬王城成

周埤厚釋詁文○朱彬曰一爲詞助謫責也鄭曰言室人亦不知己志○范祖禹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有不知其心者矣○陳曰謫俗讁字

王事敦音低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厚陳曰爾雅惇厚也敦惇通厚猶加也韓詩訓迫箋云猶投擿也義並相近遺加摧沮也說文引作催云相擣也○潛夫論云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讁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楊時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衛臣貧窶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音杭)

其虛其邪(音徐)既亟只且(子餘反)

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鄭曰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雱盛貌(陳曰說文旁溥也籀文作雱盛與溥義相近御覽引詩作滂)惠愛(釋詁文)行道也(鄭曰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虛徐也(孔曰釋訓其虛其邪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爲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臧玉林曰經中其字以助句毛作傳以連合之言其虛其徐者謂虛徐也故箋申之曰邪讀如徐)亟急也(孔曰只且語助○昶按此言在位者其尚有虛徐者乎則皆刻急耳矣序所云並爲威虐也)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邪既亟只且

喈疾貌胡曰喈通湝說文湝水流湝湝也鼓鐘傳湝湝猶湯湯漢書注湯湯疾貌霏甚貌段曰說文無霏古當作非非猶飛也歸有德也陳曰猶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狐赤烏黑莫能別也鄭曰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孔曰君臣爲惡如一故序云並爲威虐莫赤莫黑總詞言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攜手就車和按序所云相攜持而去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鄭曰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

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人君之配○顧鎮曰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雖悅女美義在彤管是古說與毛鄭同也

靜女其姝昌侯反俟我於城隅魚侯反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侯反

靜貞靜也韓詩貞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悅也陳曰總釋全章之義姝美色也說文好也又引詩作姝作祩義同俟待也黃櫄曰如俟我于堂乎而以待親迎之禮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孔曰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昶按考工記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鄭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賈疏浮思爲城上小樓按城門通出入上必爲樓使其高而不可踰故謂之臺門亦謂之城臺有樓臺則四隅必高起故又謂之城隅鄭注考工記引禮器臺門以證宮隅城隅之制是也然則城隅即城門矣士昏禮壻乘車先待

于門外胥家之門也俟我乎巷兮傳曰巷門外是巷門也此云俟我於城隅又城門也是親迎者凡至門皆有俟之禮禮所以表女德重廉恥也必言城隅者嘉禮不野合衛宣公築臺河上以要齊女故舉古親迎之禮之俟城隅者以刺之 言志往而行止 正字依岳本作止○○韓詩躕踟猶躑躅也○○祁按女子有行故曰志往躑躅不前故曰行止此申言待之義也易林云季姜踟躕望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姜此全用毛義不見者不遽見也人愛慕之而不遽見故爲貞靜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懌始亦反女美

既有靜德孔曰謂靜女也又有美色孔曰其孌也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孔曰貽我彤管也可以配人君也陳曰女史執管是卽古人之法管雖女史所執然必后夫人有貞靜之德乃能授以女史之法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彤管之法鄭曰彤管筆赤管也○孔曰周
禮女史八人注女奴曉書者女史不記
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
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
御者則以銀環進之箸於左手既御箸於右手事無
大小記以成法孔曰此有成文未聞所出○陳曰御
覽引劉向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
書其日授其環以示進退之法生子月娠則以金環
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箸於左手既御箸於右手
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箸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
故此亦西京說文盛
舊說與毛同煒赤貌明皃彤管以赤心正人也孔曰
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陳啓源曰董仲
舒言彤管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赤心記事也
武帝時毛詩未行而董論彤管與傳合○祁按此
論妃妾進御皆有法度以刺宣公之瀆亂彝倫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田官也陳曰當作牧牧田也此必田誤作官轉寫併入耳箋自牧田歸荑鄭所據作牧田正義不爲田官作解孔本亦不誤周禮牧田任遠郊之地荑茅之始生也陳曰管子云草木荑生可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鄭曰洵信也茅絜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昶按取茅必取其荑以物之美興人之美茅有本根而後有荑新生之荑絜白卽所謂美異也宣公奪子婦其始不正安能有終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昶按此再申上章之義言所謂說懌女美者非美其色乃美其人之能貽我彤管耳使宮庭無彤管法則則妬嫉起而爭競生安能說懌乎蓋宣公奪伋妻徒以其色美而敗俗傷化卒致亂國故詩人刺之如此

靜女三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時也鄭曰伋宣公之世子○朱右曾曰水經注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北岸有新臺鄄城在今曹州府濮州東

新臺有泚音此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儲不鮮古音徙

泚鮮明貌韓詩作漼云鮮貌○說文引作玼云新色鮮也瀰瀰盛貌韓詩作浘浘云盛貌○說文作濔云滿也○盧文弨曰漢地理志引作洋必洋之誤玉篇茾亦瀰字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安陳曰宴本字燕借字婉順也韓詩作嬿婉云好貌籧篨不能俯者鄭曰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鮮善也○孔曰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非宣公實有二病

故箋申傳義以爲口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〇陳曰宣公一俯一仰有佞媚容悅之狀以是爲病〇〇和按傳云水以潔汙穢不鮮所謂汙穢也刺宣公之俯仰有愧

新臺有洒古音銑 河水浼浼古音免 燕婉之求籧篨不殄徒典反

洒高峻也段曰爾雅望厓洒而高岸高謂其頂洒謂其身峭直又夷上洒下不脣夷上其頂平不高出也洒下謂身斗峭也洒卽陖之借字 浼浼平地也胡曰謂水極盛則與地平矣

殄絕也釋詁文〇朱曰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良何反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詩戈反

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

戚施不能仰者鄭曰戚施面柔以色下人故不能仰

新臺三章章四句 昶按前二章賦末章比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全祖望曰宣公乃莊公庶子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烝夷姜生伋子當在前十六年中魚網鴻離則嗣位初年事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古音顧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 左傳使盜待諸莘 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

而無薄所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王引之曰景讀如憬魯頌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陳曰汎汎流貌廣雅薄至也說文礙止也迅疾不止與遠行義合願每也段曰此每如春秋外傳懷私為每懷賈誼賦衆庶每生之每○䟽按爾雅願思也傳訓每者謂思之不已常在於心所謂懷私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馬曰爾雅恙憂也養為恙之借字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逝往也釋詁文言二子之不遠害陳曰瑕讀為遐有為句中語助不遠害卽是涉危也○䟽按乘舟汎汎之喩傷其一去不反也追悼之辭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䟽按比也二子非同時往且非舟行傳云如乘舟而無所薄蓋以涉危為比也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終

詩毛氏學四

國風四

鄘胡曰今河南衞輝府城西有故鄘城有庸水出宜蘇山

柏舟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鄭曰共伯僖侯之世子○呂曰史記載釐侯巳葬共伯餘立爲君武公襲攻共伯共伯自殺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卽位巳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簒立則共伯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釐侯巳葬安得謂之髧彼兩髦乎○姜炳璋曰此正當宣王之世宣王能討魯伯御豈容武公之殺君簒國序云世子知未立爲君也索隱云史公採雜說而爲之記是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古音俄之死矢靡它音他母也天音汀只不諒人只

與也季本曰柏舟堅實而在河中喻志節之堅而夫死無所著也中河河中陳曰此倒句之例髧兩髦之貌玉篇髮垂貌又作优作髧髦者髮至眉說文引作髳或省作髳子事父母之飾鄭曰兩髦之人謂共伯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孔曰既夕禮既殯主人脫髦注男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胡曰喪大記云脫髦內則注拂髦振去塵著之夫曰脫曰拂自是假他髮爲之故傳云飾也儀匹釋詁文○陳曰實作寔是也維猶爲也矢誓靡無並釋言文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諒信也釋詁作亮母也天也陳曰只與也同尚不信我天謂父也孔曰序云

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陳曰列女傳云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左傳注亦云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共姜無子義歸宗故又天父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是也先母後父先親親而後尊尊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爲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匹朱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爲亂○陳曰特爲奇又爲耦匹爲耦又爲奇二者義相因韓詩作慝邪也直云相當直也毛韓字異義同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蘇九反也中冓古侯反之言不可道徒首反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牆所以防非常陳曰兼明興義茨蒺藜也釋草文○說文引作薺欲埽去之反傷牆也馬曰左傳云人之有牆所以蔽惡也詩以牆茨起興蓋取蔽惡之義以牆茨之不可埽所以固其牆興內醜之不可外揚所以隱其惡也中冓內冓也胡曰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淮南云築土冓木冓與構義略同內冓猶言內室於君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釋言文詳審也韓詩作揚云揚猶道也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而去之陳曰上奪束字讀抽也鄭曰抽猶出也○段曰說文籒讀書也籒之義訓抽毛公及方言皆用抽為籒抽籒古今字○胡曰鄭訓抽為出此如服虔左傳注繇抽也抽出吉凶也繇與籒同其義皆為紬繹而出之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歌委委於危反佗佗待何反如山如河

象服是宜古音魚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陳曰此即禮記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之義總釋三章又與序相發明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陳曰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爲作也謂作副必以編髮次第爲之也次讀爲髮說文髮用梳比也用梳比謂之次以他人髮而梳比之謂之編次傳言編編髮即本周禮編次爲訓鄭司農注副者婦人之首服仲師不爲編次作解則與毛意合矣惟鄭注以副編次爲婦人三等之禮服與毛不同笄衡笄也陳曰追師追衡笄鄭司農注追冠名衡維持冠者婦人有副笄有纚笄維持纚者謂之纚笄維持副者謂之副笄副笄用衡笄以玉爲之笄下懸瑱笄上爲珈飾說文笄簪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曰言珈者以玉加於笄爲飾言六珈必飾之有六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釋訓委委佗佗美也○韓

詩德之美貌昶按德猶性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昶按德行之象美有似於此

服尊者所以為飾馬曰象服蓋褘衣也明堂位祭統幷云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周官鄭司農注褘衣畫衣也說文襐飾也毛蓋讀象為襐

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吳汝綸曰詩人本深疾宣夫人乃其辭無一詆之之語但盛陳其服飾容貌之美而以為如山如河如天如帝刺意自在言外所以為深婉也毛傳最精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髢徒帝反也

王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子餘反之晳星歷反也

胡然而天音汀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陳曰說文玉色鮮也因之為凡色鮮之稱褕翟闕翟羽飾衣也陳曰說文褕羽飾內司服鄭司農注褕翟闕畫羽飾司農治毛詩言畫翟羽以為飾與毛不異也翟雉名

揄闕皆衣名之爲句中語助 鬒黑髮也說文引作㐱○左傳服注髮美爲鬒如雲言

美長也屑絜鄭曰髢髲也不屑者不用髲爲善○馬曰當爲絜絜束之絜瑱塞耳也

說文瑱以玉充耳也揥所以擿髮也陳曰淇澳傳會所以會髮揥會二者同事會亦作鬠

說文鬠骨擿之可會髮者又云擿搔也許說可申明毛訓揚眉上廣陳曰揚廣疊韻眉上近額

晳白晳陳曰左傳白晳鬒須眉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陳曰胡然皆問詞也

古而如通用鄭注內司服引詩云言其德服神明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

音煩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音言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平聲

也

段曰弟二章弟三章古本皆作玼傳箋皆不釋瑳禮字周禮注引三章作玼可證一本二三章皆作瑳禮

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陳曰說文襄丹縠衣也通作展馬融毛詩注亦云展色赤

蒙覆也陳曰說文冡覆也蒙與冡通絺之靡者爲縐孔曰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精曰絺其精而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陳曰說文褻私服引詩作褻袢袢衣無色引詩作紲袢紲卽褻之借字縐絺是當暑之裏衣其上覆以展衣○馬曰說文繫傳袢袢煩溽也近身衣也以其爲煩汗之服而謂之袢猶去衣之煩汗卽謂之汗受汗澤之衣卽謂之澤也○陳漢章曰袢延疊韻卽卷阿泮奐也亦卽訪落之判奐

清視清明也昶按清謂目視之清明揚謂眉目之開朗傳不另釋揚者以二揚字同訓廣揚特所指不同耳上指目下指顙

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段曰顏角指全額而言中謂之顏旁謂之角醫經頷曰顏曰庭是也

展誠也美女爲媛釋訓文○歐陽修曰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辭緩君子偕老是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朱曰

賦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鄭曰謂宣惠之世○呂曰聖人正樂放鄭聲豈有刪詩而反取淫辭桑中詩刺惡昭著所謂思無邪也史記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爲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乃紂樂非卽桑中詩也○陳曰桑中卽衛之桑間禮記注桑閒在濮陽南郡國志濮陽縣下劉昭注引博物記桑中在其中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於也釋詁文唐蒙菜名陳曰傳本爾雅釋唐爲蒙又中釋蒙爲菜也爾雅蒙王女

郭注蒙即唐也是唐一名王女矣沬衛邑陳曰書妹邦馬融說即牧野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衛都朝歌沬爲衛南郊邑名沬妹牧坶並通用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孔曰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桑中上宮所期之地嚴曰我指淫者○馬曰孟子趙岐注上宮樓也淇水名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音逼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弋姓也朱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庸姓也錢大昕曰庸與閻通左傳閻職史記作庸職○胡曰左傳取於有閻氏之土以共王職是

閭本衛地古之姓氏亦有因其地而稱之者如舜居嬀汭而其後姓爲嬀是也○孔曰世族在位猶尚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辭○祖按姚永樸說衛民化紂之淫風歷有年所雖經康叔武公革之而不能盡一值宣惠之世遂至政散民流漢志云衛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殆綜其前後風俗言之耳

桑中三章章七句朱曰賦也○呂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祖按春秋據事直書褒貶自見桑中刺世族在位者無所避詩之直筆同於史矣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古音虛王反

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韓詩云乘匹之貌○鄭曰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刺宣姜與頑非匹偶良善也兄謂君之兄鄭曰君謂惠公伯政曰古人以事○許

君國者多以我言之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春秋伐我○愚按我以爲兄我以爲君傷痛而無可奈何之詞

故韓詩外傳孔子引此詩以爲親屬之言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君國小君孔曰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范氏曰衞詩至

此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

此篇以見衞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

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深而近世有獻議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愚按比也序云衞人以宣姜鶉鵲之不若是取鶉鵲

爲比而宣姜且劣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鄭曰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顧炎武曰楚邱在滑縣開州之間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於宜反

定營室也釋天營室謂之定○馬曰營室一名天廟又曰清廟又爲水宿方中昏正四方鄭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湅曰左傳水

昏正而栽傳言定星昏見正居四方之中義本左傳視按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傳以昏正四方釋方中蓋紀時也與周語同箋申明之非與傳異下言北視定南準極乃言方位正義述毛誤

楚宮楚邱之宮也孔曰作為楚邱之宮○王引之曰兩于字皆讀曰為

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惠棟曰韓非子云有仲梁子之儒檀弓鄭注云仲梁子魯人

揆度也釋言文

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胡曰考工記匠人有夜考之極星之語晏子春秋亦言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極星是古人本有視星以正方位者定昏中當正南之位既以此時營作亦指此星以正南北之方

室猶宮也釋宮室謂之宮○鄭曰宮宗廟室居室也○孔曰宮室為一謂通而言之對文則異

椅梓屬鄭曰樹此六木於宮者因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孔曰椅郭璞云卽楸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古音姜降觀于

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虛漕虛也陳曰管子云狄人伐衞衞君出致于虛注虛地名又云衞人出旅于曹虛與曹同地當時或有呼曹爲虛者楚丘有堂邑者傳寅曰堂楚旁邑即今博州堂邑以博濮二州連界也○陳曰楚楚丘春秋有兩楚丘一曹國邑今兗州府成武縣一衞國邑今大名府滑縣東景山大山釋詁景大也京高丘也釋山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陳曰丘非人力所作京非人力作有人力作者爲高必因丘陵故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丘也地勢宜蠶可以居民陳曰禹貢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龜曰卜孔曰大卜國大遷貞龜允信臧善也並釋詁文○按然猶乃也祖建國必卜之鄭曰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故建邦

能命龜田能施命孔曰於田獵能施教命以設誓作器能銘使能造

命升高能賦韓詩外傳孔子遊於景山之上曰君子登高必賦○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師旅能誓山川能說鄭志云說其形勢述其古事

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孔曰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君子能此九者

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孔曰本有成文連引之耳

靈雨既零力珍反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零落也釋詁作霝倌人主駕者說文引詩云小臣也○胡曰即周禮之小臣爲大僕之佐○鄭曰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欲往爲辭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姚鼐曰晴古作暒暒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曐韓詩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久以星字當曐辰字此詩偶存古字耳○胡

曰說文姓雨而夜除星見與鄭同史記天精而見景
星精明與韓詩同雨止星見四字總言夜晴豫戒早
駕非徒庸君范處義曰言非可以秉操也鄭曰塞充
耳常人而論吾君也實淵深也
○和按實心以勸農則民富深慮以防亂則
國強畜馬嚴武備也塞淵二字綰合上下馬七尺
以上曰騋文周禮騋馬與牝馬也馬曰言騋以該龍與
馬言牝以該牡○陳
曰此即序云國家殷富之意左傳衛文公元年革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齊語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
其畜散而無育與之繫馬三
百詩言騋牝三千乃十倍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朱曰賦也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
之恥國人不齒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蝃蝀虹也釋天作螮蝀郭注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夫婦過禮則虹氣盛陳曰後漢書楊賜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無近妃宮案此與毛義合君子見戒而懼諱之故莫之敢指鄭曰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衵按女子嫁則降其父母服期是遠父母也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是遠兄弟也序云止奔禮上於未然之前故舉禮之正者以爲說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滿補反

隮升釋詁作躋崇終也馬曰崇卽終之借字奭釋文終一本作崇從旦至食時爲終朝鄭曰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孔曰視祲注云隮虹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衵按虹爲雨徵得雨則滅上章言淫慝之氣

人莫肯指此章言天亦收藏其虹不使終朝逸周書
云虹不收藏婦不專一淮南子云虹霓者天之忌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音伸也不知命叶音彌鄰反也

乃如是淫奔之人也陳曰之人是人不待命也鄭曰懷思也淫奔之女大
無貞絜之信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〇以
祀按郊特牲之言昏禮云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
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是婦
德以信爲尚孟子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即本此詩爲說〇程子曰人雖不能
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
廢而入於
禽獸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朱曰前二章比末章賦也〇張栻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讀桑
中之詩無恥如此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下於是無
禮者見惡於相鼠淫奔者不恥於蝃蝀下之趨向
一繫於
人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陳曰左傳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然則此爲刺詩矣文公能正其羣臣序推本言之耳

相息亮反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釋詁文○說文引此詩云相省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鄭曰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孔曰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猶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所止息也陳曰禮記孔子曰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所謂無止息也○昶按禮記云口容止有齒而無止失其所以爲口矣

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市專反

體支體也和按儀者儀文故言皮禮者質幹故言支體遄速也釋詁文○禮記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韓詩外傳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王無禮則死士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又云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銜轡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胡曰左傳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繇涉佗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晏子春秋亦兩引此詩爲處高位之戒左氏載列國君臣不敬之事多以死決之即此意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和按比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朱曰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孑孑干旄之貌陳曰說文氂犛牛尾也旄氂同注旄於干首陳曰干與竿同大夫之旂也鄭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孔曰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司常云通帛為旃雜帛為物注凡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為飾絳之側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孔曰左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郊外曰野鄭曰時有建此

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紕所以組織也孔曰二章言組三章言織故於此總解○陳曰紕讀如次比之比謂以素絲次比組織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陳曰爾雅紕飾也文與飾義相近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孔曰織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騁於彼○胡曰據驂馬五轡傳則知御四馬乃總言御馬之法非以解良馬四之也四之謂兩服馬之四轡也不言者以下章例之自明耳○和按傳言願以者願御者善御速往渴欲見賢也姝順貌孔曰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畀予也釋詁文

孑孑干旟音餘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旟鄭曰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陳曰司常云鳥隼爲旟傳所本也箋謂州長之

屬天子之州長中大夫建旟則諸侯之上大夫卿有旟宜也鳥隼畫於旒下邑曰都陳曰古者城郭之中謂之國中邑中其餘鄉遂之地公有公邑家有家邑縣都有縣邑都邑皆謂之下邑浚在衛都故傳云下邑曰都也總以素絲而成組也䄂按執轡在手其左組也驂馬五轡孔曰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轡矣五外轡耳驂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章加一驂馬故言五之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䄂按說文騑驂二馬也驂馬三馬也駟一乘也蓋二馬三馬四馬皆可以駕故取以分章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析羽爲旌周禮文○胡曰說文旌析羽注旄首也凡九旗皆有旄有羽首章言其旄此言其羽

互文也城都城也陳曰諸侯封邑大者皆謂之都城祝織也段曰此謂假借祝與織雙聲四馬六轡陳曰兩服在中兩驂在旁中論云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與傳訓姝爲順合左傳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杜注取其忠心願告人以善道也此與序賢者樂告以善道合

干旄三章章六句朱曰賦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念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閔二年傳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

載辭也陳曰發語詞弔失國曰唁穀梁傳文○胡曰狄滅衞在閔公二年冬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丘則當僖元年春夏之間戴公已死文公雖立而尚無甯居夫人弔失國似指文公

悠悠遠貌漕衞東邑陳曰言語詞云衞東邑者時衞巳在河東也歸唁衞侯皆是設想之詞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孔曰左傳跋涉山川跋本草行之名故傳曰反首茇舍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昶按設言巳將馳驅至漕許大夫必來諫止故心憂之而不果行序所云思歸唁又義不得也既不我嘉即承此爲說不善我歸唁故跋涉相告傳云不能旋反我思見上所云云皆其思之所結非實有其事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不能旋反我思也鄭曰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兄○孔曰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歸也不能遠衛也鄭曰臧善也視汝不施善道救衛○胡曰善猶親仁善鄰之善言視爾之不善而我思則不能遠而忘也戴公廬漕宋桓公與有力焉許不聞有一旅之助至齊桓城楚丘而封衛城楚丘之諸侯即會于檉之諸侯也齊魯宋鄭曹邾而許不與焉則亦未必使大夫唁於衛也濟止馬曰爾雅濟謂之霽是濟本止雨之稱因通以濟為止閟閉也胡曰言我之思不可遏抑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音杭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偏高曰阿丘釋丘文蝱貝母也釋草云莔貝母○陳曰說文繫傳淮南注引詩並作莔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朱曰主療鬱結之疾

善懷多憂思也行道尤過也韓詩尤非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

一概之義陳曰穉狂猶云狂童也左傳胡沈之君幼而狂亦同進取一概者狂者進取韓非云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是其義也○䄠按進取一概猶言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許人但知歸甯之非而不知我之所懷亦各有道豈衆人皆穉狂乎

我行其野芃芃薄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

夫君子無我有尤音怡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錢澄之曰麥紀時也狄入衛在閔二年冬明年爲僖元年麥已芃芃且入夏矣衛豈不知控於大邦以求救乎控引陳曰韓詩控赴也爾雅引陳也陳告與赴告義同極至也釋詁文○陳曰因讀因不失其親之因至讀如申包胥以秦師至之至控引大邦思其救至此夫人之志也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繫在賦載馳之下意者詩有以

感發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胡曰毛以所之即爲所乎思者素問云在志爲思

釋名云詩之也

志之所之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朱曰賦也舊分五章蘇氏

合二章三章爲一章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

章而取其控于大邦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顧

炎武曰許無風而載馳錄於鄘黎無風而式

微旄丘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與滅之心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毛氏學四終

詩毛氏學五

國風五

衛地理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顧棟高曰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有朝歌城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中論衛武公年過九十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奧○何楷曰據徐幹中論則此篇為平王時詩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音阿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遐板反赫兮咺兮況晚反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兮

興也奧隈也釋丘文○陳曰爾雅又曰厓內爲隩外爲隈渾言析言皆得互稱淇隈淇水深曲處也左傳禮記引詩作澳與隩同作奧者借字綠王芻也釋草作菉郭注蓐也說文引詩亦作菉竹萹竹也陳曰爾雅竹萹蓄韓詩薄萹筑也石經同說文薄水萹筑也竹者薄之借字水經注今通望淇川唯王芻編草不異毛興按編草即萹蓄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陳曰淇奧者康叔所封之地武公能承康叔之烈故因於衛地而起興焉匪文章貌爾雅禮記並引作斐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本爾雅道其學而成也大學云道學也○孔曰解切磋之喻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石玉之見琢磨也○大學云自修也荀子云人之於文學如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孔曰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注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脩也郭注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脩飾也○稝按

切磋琢磨渾言則一析言則有粗精之別瑟矜莊貌馬曰說文引逸論語云玉粲之瑟兮其瑮猛也是瑟有嚴栗義僩寬大也大學云恂栗也○段曰荀子陋者俄且僩也陋者陋陿與寬大反對○釈按瑟兮僩兮猶書云寬而栗合二者爲一德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大學云威儀也○陳曰韓詩作宣云顯也禮記作喧爾雅釋文作烜並與宣同說文又引詩作愃諼忘也釋訓文○大學云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字作諠○韓詩外傳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則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說苑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亦引此詩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音秀瑩音榮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茂盛貌釋文或作菁菁充耳謂之瑱荀子充耳而設瑱琇瑩美

石也陳曰說文引作璓云石之次玉者瑩卽琇之光明說文瑩玉色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孔曰玉人職云天子用全鄭注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此云以石謂玉石雜也弁皮弁鄭曰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〇孔曰在朝君臣同服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入相于朝周故爲在朝之服會所以會髮說文引作䯤云骨擿之可會髮者〇陳曰會弁言會髮而加弁會讀爲䯤䯤卽象揥也如星者其象揥玉笄首飾光煇星星然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昌若反兮猗於綺反重直勇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香略反兮不爲虐兮

簀積也韓詩云簀綠竹盛如積也〇陳曰如猶而也積謂鬱茂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鄭曰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〇孔曰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

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寬能容衆綽緩也陳曰謂其治衆有不迫也重較卿士之車孔曰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〇臧琳曰釋文猗依也陸孔皆以猗爲倚之借字〇馬曰考工記鄭注較兩輢上出式者說文輢車旁也詩釋文較車兩旁上出式者蓋車輢上之木爲較較上更飾以曲鉤若重起者然是爲重較說文作較云車輢上曲鉤也崔豹古今注重較重耳也重起如牛角〇秭按言武公稱此車服也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鄭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〇劉瑾曰前章瑟僩赫咺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〇馬曰虐之言劇謂甚也〇孔叢子云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薄寒反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孔曰刺其不能繼先君武公之業脩德任賢〇陳見復曰序刺君上之失賢詩美隱居之得所

美在此則刺在彼矣

考槃在澗音釬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成釋詁文槃樂也釋詁作般○釋文又作盤山夾水曰澗韓詩作干○陳曰秩秩斯干傳干澗也二字通借○王肅曰窮處山谷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志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昶按孟子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今碩人所以成其樂者則在澗在阿在陸而已故爲刺寬薖軸是性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曲陵曰阿說文曲阜也薖寬大貌韓詩作過云美貌○朱曰自誓所願不逾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軸進也孔曰傳軸爲迪釋詁迪進也○和按君子雖退而窮處其於道義則進也惟其有寬大之德時習不已故能成其樂無所告語也陳漢章曰說苑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孔子曰困之爲道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此傳本之故云無所告語○孔叢子曰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嚴曰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爲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孔曰謂州吁之母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隱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范處義曰詩不及惑嬖妾事序推本言之以明不見答之由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音刑侯之姨譚徒南反公維私

頎長貌玉篇引詩碩人頎頎傳頎頎具長貌錦文衣也陳曰四字連讀巷伯傳貝錦錦文也

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襌孔曰錦衣所以加褧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太著是也○江永曰褧衣爲行道禦風塵猶士昏禮姆加景也褧絅景一字同音○陳曰說文褧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又引詩作檾衣云檾枲屬則褧檾同也褧布兼下裳之名傳云褧襌者猶衣裳也說文直裾襌謂之襌褕是也

東宮齊大子也孔曰大子居東宮

女子後生曰妹釋親文

妻之姊妹曰姨本爾雅○陳曰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按襄國今邢臺縣爲邢始封國懷今武陟縣即春秋之夷儀邢徙封國也

姊妹之夫曰私本爾雅○鄭曰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孔曰邢侯譚公皆姊妹之夫互言之春秋譚子爵言公者依臣子之稱便文耳○陳曰說文作鄿爾雅注引作

覃今歷城縣東南有故譚城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脩反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音西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敷莧反兮

如荑之新生陳曰靜女傳荑茅之始生如脂之凝陳曰說文凝俗冰字爾雅冰脂也孫炎本作凝鄭注內則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按不釋之脂其色滑白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以言絜白冰脂以言滑白領頸也蝤蠐蝎蟲也釋蟲文郭注在木中○孔曰蝤蠐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陳曰說文瓣瓜中實也螓首顙廣而方馬曰說文䫉好貌詩所謂䫉首是螓乃䫉之借蛾亦娥之借方言娥好也倩好口輔馬融論語注倩笑也盼白黑分鄭曰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敖敖五刀云說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孚云反鑣

鑣表驕反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長貌馬曰廣雅贅高也引申爲頭長又引申爲長貌敖卽贅之省假農郊近郊釋文說舍也○陳曰高注呂覽東郊農郊也齊在衛東故夫人入竟舍於東郊公羊傳禮夫人至大夫皆郊陳曰驕猶迎驕壯貌蹻蹻也幩飾也陳曰幩者所以爲馬飾故謂幩爲飾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馬曰說文幩馬纏鑣扇汗也繫傳云謂以帛纏馬口旁鐵扇汗使不汗也是扇汗卽幩乃鑣上之飾鑣鑣盛貌孔曰清人傳麃麃盛貌與此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和按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翟車此對文則異也若散文則凡以翟羽飾車者通可謂之翟車矣茀蔽也釋器輿革前謂之報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馬曰茀與蔽亦對異散通周禮注引詩作翟蔽大夫未退君聽朝於

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鄭曰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適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祁按前五句明夫人之來為正適末二句乃微露不見答意一若君勞於政而不暇也者託言欲使大夫早退所謂婉而多諷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賄反

發發補末反葭菼他覽反揭揭其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洋洋盛大也釋詁洋多也 活活流也胡曰河流於齊衛之間漸趨而北○陳曰說文活流聲隸變作活 罛魚罟本爾雅 濊濊施之水中也陳曰說文引此詩云礙流也施罛於水中必礙於水許申毛訓 鱣鯉也陳曰爾雅鯉鱣舍人注鯉一名鱣按此渾言也析言之三十六鱗為鯉大者則為鱣 鮪鮥也陳曰爾雅鮥叔鮪說文同鮪似鱣大者為王鮪

小者爲叔鮪發發盛貌韓詩作鱍說文作鮁呂覽淮南注作潑葭蘆菼薍也並釋草文○陳曰葭一名蘆葦之初生者郭注菼似葦而小實中邢疏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說文[艹剡]萑之初生一曰薍或作菼是菼薍皆萑初生之名揭揭長也說文揭高舉也孽孽盛飾鄭曰庶姜謂姪娣○陳曰爾雅孽孽戴也郭注頭戴物庶士齊大夫送女者孔曰左傳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大夫卿之總名朅武壯貌韓詩作桀云健也○鄭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衵按因今之不答而追述其始嫁之盛所以致深痛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朱曰賦也○陳曰列女傳莊姜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乃作此詩與左傳不合

氓莫耕反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

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陳啓源曰

里巷猥事足為勸戒者文人墨士往往歌述

為詩如陌上桑木蘭詩之類皆非其人自作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處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古音

媒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音欺匪我愆起虔反期子無良媒將

子無怒秋以為期

氓民也說文同蚩蚩敦厚之貌袓按貌若敦厚故為所欺布幣也鄭曰

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卽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

我謀為室家○王夫之曰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

泉也鄭注布

丘一成為頓丘釋丘作敦丘郭音頓云成猶

重也○陳曰水經注淇水又

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

又屈逕頓丘西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也愆

過釋言作誓將願也胡曰廣雅願與將皆訓欲願願同音通借董仲舒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舉此詩云秋以為期媒氏疏引王肅聖證論亦舉此詩蓋此婦雖被誘然其言曰良媒曰卜筮則必猶託

於昏姻之正禮以行者毛義秋冬為昏此為本經之一證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

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市制反體無咎言以爾車來

以我賄呼罪反遷

垝毀也釋詁文〇陳曰毀猶缺也復關君子所近也孔曰因其近復關以託號

此民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鄭曰則笑則言喜之甚〇沔按未來

而泣涕必有怨望之意悔者既見之後悔其怨望破涕為笑也言其來由己積誠所感龜曰卜

蓍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曰謂龜兆卦筮〇陳曰左傳懿氏卜妻敬仲晉獻公筮嫁伯

姬于秦是嫁娶皆有卜筮之事賄財釋言文遷徙也釋詁文○歐陽曰追敘與男相得之初我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往爾者爾其男子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陳曰因桑生興與葛覃篇以葛生興同鳩鶻鳩也陳曰鶻鳩爲五鳩之一亦曰鳴鳩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陳曰泮水傳黮桑實也葚黮同耽樂也釋詁作妉說文作媅女與士耽則傷禮義歐陽曰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劉瑾曰事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以辭意抑揚重於女而輕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平聲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音杭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隕隋也陳曰爾雅隕隊落也隋亦落也○馬曰湯湯食貧猶居貧婦人先貧賤後富貴不去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陸曰漸漬也溼也○孔曰以帷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謂之帷裳或謂之童容○孫按婦之曾共患難亦猶車之曾歷險也爽差釋言文極中也孔曰士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成八年傳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鄭曰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朱曰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

家之務爲勞〻馬曰遂成也言旣遂矣猶云與子成說○昶按言卽信誓也謂己勤家不背初約咥

咥然笑說文大笑也○昶按此言兄弟不知其無罪反以爲笑悼傷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鄭曰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女反薄我使我怨也泮陂也鄭曰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隰皆有厓畔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總角○孔曰澤陂傳云陂澤障籩以申傳義不異也結髮也陳曰内則婦事舅姑總鄭注總束髮也毛意詩之總角卽内則之總也宴安也晏晏和柔也釋訓和也信誓旦旦然鄭曰言其懇惻誠款也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復其前言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孔曰定本云旦旦猶怛怛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言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解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朱曰此婦再爲之約以堅其志而卒不免於棄蓋

一失其身所賤惡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何以異此〇愚按結婚而不由父母之命讀此詩可鑒矣

氓六章章十句朱曰一二五六賦也三四比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陳曰殺者纖小之稱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愚按以思釣淇水之魚而遠莫能致興思成室家之好而不見答不見答謂不待以禮也釣非婦人事故知是興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古音以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鄭曰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陳曰水以北為左南為右泉源在朝歌北故曰在左淇水則屈轉於朝歌之南故曰在右○馴按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東南注淇水為肥泉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泉源非淇水之源異水同流與夫婦同室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瑳巧笑貌胡曰瑳疑鹺之假借說文鹺參差也詩但為笑而見齒之貌儺行有節度說文引詩云行有節也○馴按此言己由衛而適夫家言動皆循禮不敢失婦道自反不見答之故

淇水滺滺音由檜古活反楫音集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滺滺流貌釋文作浟檜柏葉松身釋文楫所以櫂舟也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衵按此以舟水之相得反興夫婦之不相能是以憂也　出遊思鄉衛之道陳曰全詩俱以淇水設喻正是思鄉衛之道○胡曰始露不答思歸之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孔曰閔二年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注蓋年十五六○黃佐曰序意謂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類故刺之耳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也釋草雚芄蘭郭注蔓生○說文引詩支作枝○鄭曰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政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衵按柔潤溫良對驕而無禮者言總釋全詩之旨兼明興義觿所以解結成人之

佩也孔曰內則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可以解結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孔曰尚書注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陳曰說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胡曰能讀爲而雖服成人之佩而不自謂我知所以爲柔潤溫良○秬按我知猶予智言古人君能不我知以見惠公之自以爲知也經反言之傳正釋之不自謂無知是其驕慢人也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嚴曰祭義陶陶遂遂皆舒緩之狀○陳漢章曰此傳本左氏哀十三年傳佩玉繠兮繠繠本字遂假借字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陳曰古者革帶服於要所以繫佩大帶用組系結於紐所以束衣垂者大帶也紳亦帶也連文同義悸韓詩作萃云垂貌悸萃聲相近○秬按末二句形容柔潤溫良之度所謂禮也通篇皆言君子之德故毛於能不我知句正斥惠公以明其爲刺可謂善會經旨矣○說苑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

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玦也釋文作決○說文引詩云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能射御則佩韘說苑能射御者佩韘甲狎也釋言文○胡曰觿是解結之物故言知韘是射御之事故言狎習此皆正言之以反刺惠公之驕慢所謂陳美以刺惡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嚴曰衛都在河北宋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始渡河而南此詩作於未遷之前時桓公猶在襄公方爲世子○顧棟高曰宋都今歸德府商邱

治陳曰宋桓夫人以終不反宋故不繫諸桓而繫
諸襄時衛有狄難夫人見其宗國顛覆憂思不已故
篇中皆序其望渡河救衛辭甚急也未幾宋桓逆諸
河立戴公以處曹則此詩自在逆河之前河廣作而
宋立戴公載馳賦而齊立文公載馳許詩河廣宋詩
而列於鄘衛之風以二夫人於宗國皆有存亡繼絶
之思故錄之非
僅謂思子而作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平聲之

杭渡也馬曰正義云一葦者一束也蓋謂編葦爲泭
三國志宜伐蘆葦以爲泭佐船渡軍是也○
陳曰說文抗舉也或作杭廣雅抗
渡也跂楚辭注引作企古通用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崇終也行不終朝亦
喻近○孔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舟船之小
說文作舠舠小船也○陳曰今說文無舠○鹽鐵論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祁按鹽鐵論云求

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正用詩意夫人望德於宋思之至切故卒能濟難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從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〇孔曰過時謂三月一時穀梁傳役不逾時

伯兮朅兮丘列反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徒侯反爲王前驅祛侯反

伯州伯也胡曰正義以內則州伯釋之鄭彼注云州長中大夫一入曲禮列國之大夫衍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此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爲士朅武貌韓詩作偈桀特立也

陳曰桀傑假借殳長丈二而無刃陳曰考工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是殳長丈二也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說文殳下亦云旅賁以先驅○柯劭忞曰春秋桓公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穀梁傳云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爲天王諱伐鄭也序刺時正與春秋義合三國之君不能率王以正而從伐兄弟之國勤民而納侮曰爲王前驅卽所謂舉從者之辭也周失天下自桓王始桓失天下自伐鄭始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孔曰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毛詩明辨錄云伯蓋以衛人仕於王朝常供護衛其妻從仕于周故云自伯之東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陳曰飛蓬猶蒙戎以言亂也適讀爲嫡仇也匹也並與主義相近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杲杲然日復出矣和按望伯之來猶旱之望雨　甘厭也鄭曰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嗜欲不能絕也○陳曰厭飽也憂思滿足之意趙注孟子疾首頭痛也

焉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悔

諼草令人忘憂韓詩作諠說文引作藼云令人忘憂之艸或作蕿作萱爾雅釋文引作蕿○鄭曰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和按前曰甘心首疾此又欲忘憂自爲慰藉反復言之云焉得者明其無有仍不能不憂而心痗也　背北堂也馬曰背北通用漢書韋昭注北古背字也○陳曰士昏禮鄭注北堂房中半以北是以房之近北者爲北堂房之北有北階階下可以樹草　痗病也釋詁文○朱曰范氏云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文王之遣庶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惜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第三章比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 音配 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孔曰刺今不然失時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久而無匹是喪其配耦非先爲妃而相棄也○胡曰喪失也謂失其妃耦之道

有狐綏綏 音雖 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興也綏綏匹行貌 孔曰興今衛之男女喪其妃耦乃狐之不如 石絕水曰梁 按卽爾雅隄謂之梁也築石隄截水而架木其上故曰梁絕者截也 之子無室家者 馬曰左傳男有室女有家傳言之子無室家者實合下章兼男女言之 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 馬曰無裳以喻男之無妻○韓詩外傳不出戶而知天下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

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祖按此必衞以凶荒之故衣食不足遂致嫁娶失時心之憂矣斥之子也詩人見失時之男女無裳無帶以己之情量之而知其心之憂也詠其事以刺在位者無憂民之心毛韓之說皆與序合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可厚之旁陳曰厲本涉水之名因之水旁可涉亦謂之厲廣雅厲方也方與旁通帶所以申束衣馬曰詩親結其縭爾雅縭帶也婦人繫屬於人無帶示無所繫屬喻女之無夫者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蒲北反

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馬曰此統男女言之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朱曰詩錄木瓜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

投我以木瓜古音孤報之以瓊求營反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去聲也

木瓜楙木也本爾雅可食之木郭璞曰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段曰瓊爲玉之美者因而引申凡玉石之美皆謂瓊琚佩玉名胡曰雜佩謂之佩玉亦謂之玉佩故鄭風言佩玉瓊琚秦風言瓊瑰玉佩一也傳云佩玉名者雜佩非一其中有名琚者耳○蘇轍曰衛人設爲瓜瓊不等之喻言人遺我微物猶厚報之況齊桓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何如○陳曰新

書云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下引此詩曰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左傳衞侯享韓宣子宣子賦木瓜杜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並與毛義合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博九反也永以爲好許九反也

瓊瑤美石段曰正義作石不誤釋文作玉誤也說文琨珉瑤皆石之美者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古音芑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瓊玖玉名段曰玉風傳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玉石見蜀都賦及漢書西域傳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厥苞橘柚〇陳曰齊桓盛而王業初衰齊桓沒而王迹終熄故孔子刪詩繫木瓜於變風之末而下繼以王國之變風

木瓜三章章四句朱曰比也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詩毛氏學五終